

# 目 录

序 .....	1
中文版序言 .....	1
记忆的召唤	
1 开启记忆需要勇气 .....	3
2 老相册 .....	7
3 咖啡馆里的梦 .....	9
4 迪塔和伊尔 .....	11
5 外公和外婆 .....	14
6 爷爷和奶奶 .....	19
7 麦糝粥的故事 .....	23
8 爸爸和妈妈 .....	26
9 “嘘,轻一点!我们是犹太人。” .....	29
10 羞辱的“中名”,我曾经叫莎拉 .....	34
11 大箱子 .....	42
12 穿越大半个地球的豪华邮轮 .....	46
上海——难忘的港湾	
13 上海时光 .....	53
14 麦克利克路 .....	62
15 安息,露特 .....	69
16 上海犹太青年会学校 .....	73
17 学校生活 .....	76

18	你带她 .....	81
19	舟山路 51 号 .....	84
20	我们的美国货 .....	93
21	在隔都里长大 .....	97
22	周日电影 .....	102
23	“美女牌”冰淇淋 .....	106
24	来自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明信片 .....	113
25	冬日愁苦 .....	116
26	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 .....	118
27	时候到了 .....	126
28	选择 .....	131
29	“绿屋夫人”时装店 .....	137
30	婚后生活 .....	140
31	为所有的别离而痛哭 .....	146
32	我的守护天使 .....	149
33	援手 .....	152
<b>开始新生活</b>		
34	是个女孩 .....	157
35	新澳大利亚人 .....	160
36	再上公海 .....	167
37	初次登台 .....	171
38	重聚在美国 .....	175
39	初来乍到的艰辛 .....	179
40	在新泽西的海滩边 .....	183
41	家庭的纽带 .....	188
<b>尾声</b> .....		196

## 序

几年前,我开始写一些小故事,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但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最终写成一本书。那些记忆,曾经在我心底尘封了多年,但记忆的阀门一旦打开,便无法关闭。仿佛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促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把故事说出来。它控制了我的生活,紧紧地抓住我。于是,在它的引领下,在欢笑和泪水中,我回到了遥远的从前,从前的人、从前的地方又鲜活了起来。

回忆是极为个人的东西,而且不可能面面俱到。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版本,每个人天生就有自己对待过去的方法和态度。而这本书完完全全是从我个人的人生观、个人的回忆出发所写的,不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惟一描述。它只属于我,仅仅属于我一个人。

我要感谢姐姐埃迪特,她始终坚定地支持着我。我们一起回忆童年,这是一个交织着欢笑和泪水的过程。她的记忆非常宝贵,她对我们一同生活的时光的回忆总比我的真实、可靠。

我还要向孩子们表达我的谢意。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鼓励我写作:“写吧,妈妈,写吧,你可以的!”每当我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们总这样为我摇旗呐喊。

当然,我先生奥列格也应该得到不少勋章。在写作过程

中，“书”占用我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他却表现出了极度的耐心和坚忍。无论白天黑夜，他都义无反顾地陪在我身边，既为我提供精神鼓励，又提供技术支持，他负责维护我的电脑。他始终如一地以他的热情帮助和鼓励着我。谢谢，亲爱的。

我还要感谢我可靠的老师、忠实的朋友，康斯坦丝·夸特曼·布里奇斯。她主动帮我修改手稿，她恳切的评价、客观的批评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她用她高超的编辑技术和敏锐的洞察力，把我的手稿编辑成书。

我们的朋友兼摄影师凯伦·M·佩卢索也是我要感谢的。凭借娴熟的摄影技巧，她让我们的老照片在这本书里复活了，非常感谢她的热情和不懈的支持。

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

## 中文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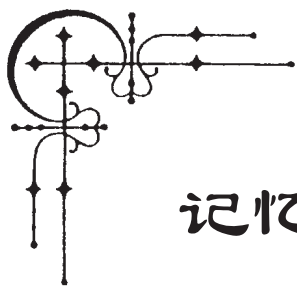
四十年后重回上海,我思绪万千。我走过熟悉的大街,看着熟悉的风景,它们都没有消失,它们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城市的节奏,看到清晨在公园里打太极拳的人们,感受到陌生人友善的微笑,我觉得自己又回家了,那个曾经伴着我从九岁的孩童成长为二十岁少女的家。

1939年6月,第一次到达上海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对未来一无所知。惟一清楚的是中国的上海是我们全家的避难所。那时候,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对我们关上了大门,惟有上海没有。她慷慨地为来自欧洲的两万名无国籍难民提供了庇护,也因此救了我们的性命。而我们大家族中的其他人没能逃出欧洲,他们大都死在了纳粹的集中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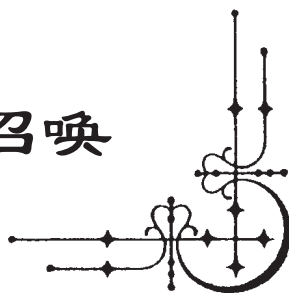
在上海的十一年,我渐渐长大,也渐渐熟悉了這個曾经陌生的城市。在学校,我学习了英语和一些汉语;在虹口的隔离区里,我和家人度过了二战中最艰苦的岁月;在苏州河边的新天安堂里,我和丈夫举行了婚礼。我们的生活贫穷而艰苦,但这些地方都让我留下了快乐的记忆。如果不是1939年中国对我们敞开怀抱,我们不可能在后来所知道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对中国,我永远心怀感激,因为她赋予我又一次生命。

伊·贝蒂·格列宾希科夫

2005年5月



# 记忆 的 召 唤



## 1. 开启记忆需要勇气

“今年您就别给我买什么生日礼物了。”詹妮芙,我的大女儿,郑重其事地宣布。她刚到,还没来得及把行李箱打开,我们就径直向海边走去了。每年,她都要这样回家小住几天。她的两个儿子已经和祖父一起在沙滩上堆沙堡了。

“把家里的老照片拿给我看看。让我读读奥帕<sup>①</sup>的日记,或者给我看您一直保存在身边的信件。”六月的阳光把我们的脸晒得热乎乎的,我们的双脚却能感到水边宜人的凉意。所过之处,海鸥四散飞翔。

我笑了。可说,可想,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的生活曾经是如此的不同,这远远超过我的孩子们的想象。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把自己的记忆小心翼翼地封存在心里。而现在,我得找到钥匙,好把它们慢慢开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勇气。现在的我或许还没有这样的勇气。

人们都说留给别人,特别是亲人的最佳礼物是和自己有关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还有那些在我生命中的人和事。或许,只是或许,你能因此明了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人生道路。

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在新泽西的布里根泰恩岛住过几年。我们的房子离海边只有半个街区。那里风总是很大,从亚特兰大城(位于新泽西)过了桥,上岛,你将立刻感觉到温差,

<sup>①</sup> 德语中对(外)祖父的昵称。

呼吸到清新的海风。和冬天刺骨的寒风不同,夏天的海风常常带来宜人的凉意。夜晚,躺在床上,可以听见海浪声。窗户总是敞开着,海风自由地出入,空气里总弥散着淡淡的咸味。

这里是很适合孩子们成长的地方。那时候,布里根泰恩岛是个宁静的小岛,岛上只有一个红绿灯、一所公立学校、一所教会学校、一小块商铺和一朵小巧整洁的市政厅,以及一个图书馆。岛上大约有几千名常住居民,他们大多在附近的亚特兰大城或是内陆社区里工作。夏天一到,大批的旅游者就会蜂拥而至。

随着孩子的增加,我们不断地迁入更大的住所。几次搬家之后,我们来到了布里根泰恩。那里,我们全家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栋两层的房子里,房贷还清了,屋后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烧烤坑、沙池和秋千架,还有几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可爱小猫。

夏天,我们每天都会爬上沙丘,穿过在海风中摇曳着的草丛,去海里游泳或在海滩上嬉戏。即使在冬天,我们也会裹着厚厚的棉袄,在寒风呼啸的岸边散步,调皮的沙砾总会想方设法钻进每个人的鞋子里。现在,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依然带着孙辈们去海边玩耍,做同样的游戏。我们现在去的是文特诺的海滩,在海岸线图里,位于布里根泰恩的上方。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们去了史密斯维尔酒馆手工艺品集市,那儿有琳琅满目的自制手工艺品,空气里弥漫着热狗、泡菜和啤酒的香味。那天,天气变得酷热起来,我们喝着苏打水,羊毛衫也穿不住了。我们为最小的外孙女赛丽娜买了一只气球,她的小手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她还对集市上卖的

洋娃娃情有独钟,说要把它们全部买下来,充实她的收藏。

帐篷下面,铜管乐队在演出。男乐手穿着吊带花饰皮裤,女乐手们穿着阿尔卑斯村姑裙,弹唱着德国老歌,下面的观众也和他们一起哼唱。我的记忆仿佛被什么东西拨动了,但每当我想抓住它,它又转瞬即逝,像是某个模糊的梦境。有些早晨,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让梦境回来,但愿那是场好梦。然而,可怕的梦魇常常不请自来,出现在我的睡梦里。

一幅画跃入我的眼帘。

“我们不用再买海滩的画了,”丈夫提醒我,“家里墙上挂满了相片,已经没有地方挂画了。”

我问他愿意把哪一张相片取下来,他说不上来。

画面展现了一个海滩,沙丘间的草丛在微风中摇曳。海面十分宁静,天空中漂浮着大朵的云彩,碎浪温柔地卷向岸边。夕阳的色调,蓝色和粉红色柔和地交融。海鸥在海面上懒散地盘旋,开始准备回巢了。有多少只?我数了数,五只。

我买下了这幅画,寄给詹妮芙。她终究还是得到了一份生日礼物。



我试图把自己思绪和记忆整理出一个头绪,让自己回到童年的生活里。

## 2. 老 相 册

我有勇气回去吗？回忆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还是解脱呢？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活在当下会容易得多。忘记那曾经的岁月吧，把记忆封存起来，不要触碰它。但是，总有什么东西在催促着我回去，它如此的强烈，令我无法抗拒。

对我而言，开头是最艰难的。很长时间内，我都试图把自己的思绪和记忆整理出一个头绪，试着让自己回到童年的生活里。所有的东西现在都在我的头脑里了，惟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拽出来。

卧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箱子，里面放着老相册。爸爸从前的日记也在里面，还有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到的勋章、旧护照、旧报纸、还有多年积攒下来的零零星星的东西。长时间没有人碰，上面都积满了灰尘。

“来吧，来看看我们，”他们在默默地召唤着我，“我们一直在等你，我们带你回去。”

这仿佛是某种危险的召唤。是水中塞壬<sup>①</sup>的歌声，而我是个单纯的渔夫，渐渐沉入过去的岁月，追忆着远离的人和事。

有时候，我会随手翻开一本已经磨损了边角的相册。一张外公外婆的照片随即映入眼帘：他们并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认真地注视着某人的相机。我在外婆的脸上看到了一丝

---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

熟悉的神情,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那也是我的神情。《圣经》上的话是对的,人类代代相传。在我看来,我那些已经逝去的先辈们理应以某种方式存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而并非仅仅在我们的记忆里一闪即逝,或仅仅被我们一年一次地祭拜。

家庭里的太多成员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墓地,没有墓碑,甚至在某个满是尘灰的市政厅里都没有记录。他们在大屠杀中死去,有的独自一人,有的和家人一起。他们死在劳动营里或集体坟坑里,化作了灰烬。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 3. 咖啡馆里的梦

小时候,我们住在柏林,外公常常在周日早晨到我家来,带我出去散步。我们散步的终点通常是蒂尔加滕公园尽头的那家咖啡馆,它是外公最喜爱的咖啡馆。外公来接我的时候,就坐在厨房里,一边和妈妈闲聊,一边等妈妈帮我把海军蓝的小外套扣好,把配套的小帽子戴好。我打扮停当了,我们就手牵着手,向妈咪说声再见,开心地出门了。

不知为什么,秋天的散步总是令我印象深刻。天气十分晴朗,但空气里已有些许寒意,直到现在,我脑海里依然能浮现出那些从大树上慵懒飘落的树叶。我嬉笑着,奔跑着,从大堆的落叶中穿过,把它们驱向四方。我那只有在星期天才能穿的高级皮鞋和白色长统袜因此沾满了污水,我却对此全然不顾。空气里混合着泥土、青草以及落叶的味道,湿润而凉爽。远处的教堂不时传来洪亮的钟声,麻雀们在树丫间叽叽喳喳。

松鼠们忙着采集松果准备越冬。顽皮的我,也会去追逐它们,逗得外公咯咯直笑。大雁和野鸭开始南飞,我能听见它们的振翅声和孤寂的鸣叫。当我们走到公园的另一头,奥帕就开始往咖啡馆的方向走,还没进门,一股咖啡夹杂雪茄的浓浓气味就把我们包围住了。奥帕通常为我点一杯儿童咖啡,这是用麦芽酿制的咖啡,里面兑上甜牛奶,上面还加了鲜奶油和肉桂粉。我们在小圆桌边坐下,外公在我身边悠然地

啜着他的白兰地咖啡。

“啊,这下暖和了。”外公总爱这样说,湛蓝的眼睛在他那双夹鼻眼镜后面一眨一眨的。妈妈遗传自外公,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外公边啜咖啡,边抽雪茄,不时问我一些学校里的情况,问我表现好不好,有没有给老师找麻烦。

直至今日,那种稍带烟草味的香甜气味总能立刻把我引回那间小咖啡馆。我仿佛依然听见里面的笑声、咖啡杯碰撞的声音、还有墙边报刊架上的星期天日报被顾客抖落开来的哗啦哗啦声。

咖啡馆里每个人都认识我外公。朋友们总会跑到我们的桌边,和外公聊天,讨论最新的时局动态。他们还会轻拍我的脑袋,扭扭我的脸颊,说着从上回见到我以来我又长高了多少多少。有时候,他们还会塞给我几个硬币,让我回家放进储蓄罐里。

过了一会儿,奥帕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他的金怀表,说我们该回家了。于是,他戴上礼帽,套上厚厚的大衣。而我赶紧把咖啡喝完,不忘用调羹把最后一口糖从玻璃瓶底舀出来。手牵着手,我们走出咖啡馆,走进凉爽的秋风里。

## 4. 迪塔和伊尔

我 1929 年出生在柏林,比姐姐埃迪特小两岁。在我们的大家庭里,大家都管埃迪特叫迪塔,大家也不称我伊尔莎,而叫我伊尔。有时候,如果大家心情都不错,或者小孩子特别听话,大人们会叫我们迪塔姑娘和伊尔姑娘。

妈妈在婚后辞去了她的秘书工作,她非常乐意操持家务,先是为爸爸一个人,随着我们的降生,她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小窝。

爸爸工作很忙,经常出差,足迹遍布整个欧洲。他受聘于一家名叫施罗德·纳赫冯格的文具公司,在这个公司工作了二十五年,已经成为公司里顶尖的销售人员。

每年的光明节<sup>①</sup>,埃迪特和我都会收到爸爸的老板沃尔施泰因先生送的礼物。每年的礼物总是一样的。两个长长的盒子里放着一模一样的两条羊毛冬裙。裙子通常是深蓝色,领口和袖口有小小的蕾丝花边。爸爸妈妈总是先把它们藏在床底下,直到光明节的第一个夜晚才把它们取出来,和其他礼物放在一起。而那两条裙子,总是被我们小心翼翼地收着,作为一年中最体面的服饰,留到特殊的场合穿。

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礼物一般是个漂亮别致的小盒子,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糖果,偶尔还有橘子和坚果。另外,我们有

---

<sup>①</sup> 犹太教的光明节,也叫献殿节,每年 12 月左右举行,为期 8 天,纪念公元前 165 年犹太人战胜叙利亚人后在耶路撒冷大庙的重新奉献。

时候还能收到平日里特别想要的东西,比如玩偶、书本什么的。妈妈总是把所有的礼物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布罩起来。等到大烛台<sup>①</sup>上的蜡烛全部点着后,她把布拉掉,那满满一桌的礼物就闪现在我们眼前了,那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

我们在柏林最后的住所,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住处是在蒂尔加滕区齐格蒙德庄园街13号,一所不规则但十分舒适的公寓。埃迪特和我住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间。我还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墙纸的式样,蓝色的矢车菊花蔓延开去,环绕整个房间。我的书和玩具娃娃整齐地排放在梳妆台上。埃迪特喜欢园艺,铺着白色瓷砖的窗台上摆满了盆栽的风信子。

公寓里有个很长的走廊,走廊两侧的房间常常在黑夜里落下可怕的影子,更可怕的是,走廊灯的开关在走廊的尽头。我怕黑,所以晚上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冲过走廊,生怕一不小心就被什么可怕的东西抓去了。

这种害怕的感觉在我读完德文版《巴什克维尔的猎犬》<sup>②</sup>之后尤为强烈。晚上,如果我想冒险从房间里出来,我总是大喊一声:“谁帮帮忙,帮我把走廊里的灯打开。”而我勤俭持家的父母总是人一离开就把灯关掉,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长大以后,我永远也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我总是暗暗对自己说。

走廊通向爸爸妈妈的房间,再后面是爸爸的书房。书桌旁是爸爸的棕色皮质扶手椅,又大又重。书房里有一个收音机,放在书架的角落。窗边还有一尊小猫雕像,夜幕降临,其他的灯都熄灭了,小雕像就会发出淡淡的绿光,它里面一定放了什么特别的发光物质。有时候,爸爸允许我把它借过去

① 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一种烛台。

② 柯南·道尔著《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一篇。

玩,我就带着它钻进鸭绒被里,看它发光。

我们的厨房有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妈妈把水果酱和咸菜放在里面。还有一个旧式的冰柜,里面有一整块的冰。卡西米尔,我们的小鸚鵡总是站在窗沿上,对着外面花园里的小鸟歌唱。爸爸曾教它唱一首六个音符的家庭口哨曲,他从外面回来,就会吹响这支曲子,告诉我们他回来了。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玩耍,爸爸也会用口哨唤我们回家,一听到爸爸的口哨,埃迪特和我会立刻向爸爸的方向跑去。

很多时间,我是在厨房里的矮桌边度过的,妈妈指导我画画或者做作业。我会一边做,一边开心地吃妈妈为我准备的小点心。平常吃饭的时候,我挑食的毛病是出了名的,妈妈为放学的我准备的涂满了黄油的黑麦面包,那是我的最爱。

走廊尽头才是正式的餐厅,里面有带黑边的家具和铺着波斯地毯的镶木地板。餐具柜上放着盛满水果的水晶碗和闪烁着蓝色、红色、绿色和琥珀色的高脚酒杯,当太阳从阳台射进来的时候,酒杯如珠宝一般熠熠生辉。打开法式的门,就可以看到我们宽敞的露台,整幢公寓大楼附带的漂亮的小花园就在露台外面,那里是我们玩乐的天堂。

夏天,我们通常在露台上吃饭,餐桌上则铺着点缀着红白圆点的油布。妈妈和姐姐在露台扶栏上放满盆花,到处都是花,像个小花园,那是只属于我们自己的秘密花园。